

父親完全不理家事，對身邊事也就經常視而不見。因此，常發生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那是十幾年前，盛夏一個酷熱的下午，我下班回家，一進門，父親才要午睡，聽見有動靜，他開了臥室的門伸出頭來，友好地朝我嘿一笑，我嚇了一跳，他半邊臉開了「大塊」：「怎麼回事？」

他依舊嘻嘻地笑著說：「沒關係，今天到郵局捧了一跤。」隨即迫不及待地說：「你知道吧，剛剛報道的消息，莫桑比克高溫四十五度，那兒的人怎麼活呀！」

我剛從外面的火爐逃回家，太陽下面怕也有五十幾度了吧，揹着的包裏燒紅的炭一樣燙手，很可能已經中暑了，他自己也捧得鼻青臉腫，他卻騰雲駕霧地只想著遙遠的莫桑比克，令人哭笑不得。

他這樣「生活在別處」，對現實中的意外事件便往往無能為力。譬如宿舍停水一天，停電半天，或要去醫院看個病類似這樣的事，他能提前一天就坐立不安，不停地念叨：「怎麼辦啊？怎麼辦啊？對於這種不可抗拒的事，我也實在不知道除了面對現實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至於電腦壞了這種嚴重影響他精神生活的事件，他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寧可什麼事都不做，連書也無心看了，只穿好正規的衣服，端坐在沙發上，立等人來修。如果我這個不懂電腦的人這時從他旁邊經過，他會立刻叫住我說：「我們商量一下怎麼解決好不好？」由此我想，父親在思想分析、邏輯判斷上是個睿智的人，大有化煩難為簡明的能力。而在生活上卻是個經不起一點點外力衝擊的人，不幸有促簡單為煩難的「令人恐怖」的反應力。這是別人沒有辦法，他自己也無可奈何的。

往事鈎沉

他感嘆這幾句話說得好，常向來客提及。並獨自思考，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上：當年的理想是什麼？它最後演變成了什麼？為什麼當年那麼多優秀青年，社會精英，為之前赴後繼的理想最後全是一場虛幻？

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當年全世界的思潮，那麼多文化巨匠都急流勇進：羅曼羅蘭、紀德、蕭伯納、辛克萊等等都站到這一陣營。這裡，的確有時代的必然原因。而不像現在許多人推測，一開始就有陰謀，（很多都是學習上的尖子）。問題是，誰背叛了理想？誰使理想的信徒蒙受了如此屈辱？誰之罪？這樣不斷地思想，使答案不斷地接近歷史真相，它更有宏大的歷史背景，有更深刻的判定的，它不脫離當時的環境。不把當年的歷史環境說透，不把當年全國人民的思想狀態說清，現在的人們就會問：你當年為什麼要那麼做？我想，這個問題在中國百姓中具有極大的普遍性。

在《回歸五四》後序裡，父親將當年嚴酷地責己而不是懷疑的思想改造過程做了詳細回顧，表示應擔負一份沉重的責任，其中有幾大段十分沉痛，他對那當年改選的標準，現摘錄一小段：而改造的標準，真理的標準，都是實踐，集中到最高的實踐，即共和國的政體，無產階級政體的政策與策略。我本是由來地這樣相信，後來是願意這樣相信，後來是大力說服自己這樣相信。所謂「胡風集團」，包括我自己在內，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團」，我思想上無法接受，然而，不敢懷疑。懷疑心情剛有一點曲折流露的《說「難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悉，他指出這就屬地地警告了我：「對這個定案不容許有一點懷疑。由於《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革三改而成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材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段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各樣，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拔我救我慰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本書的編輯出版，也是向歷史把這份沉重的責任永遠銘記下來。」

這篇後序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稿，一九九八年二月定稿。那一年多的日子裡，他終日埋頭於這篇稿子，那伏案的背影，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瓶裝水「陰謀論」

美國人目前每人每年人均飲用三十加侖（一百一十五公升）的瓶裝水，超過牛奶或啤酒的消費量。僅二〇〇八年，就有九十億加侖（超過三十四億公升）的瓶裝水在美國出售，佔全世界總消費的六分之一。

那麼瓶裝水真的就比普通的自來水更安全，更衛生，甚至擁有神奇的健康功效嗎？長期研究水資源的作者彼得格萊克（Peter Gleick）在新作《瓶裝水：我們對於瓶裝水癡迷的背後的故事》（Bottled and Sold: The Story behind our Obsession with Bottled Water），對於生產和出售瓶裝水的公司企業大加抨擊，從各種角度和角度揭露了瓶裝水背後「不得不說的故事」。

首先，他提出在美國，自來水由環境保護署專門管理，而瓶裝水則是食品和醫藥管理局的責任，兩者對於水質的要求不一、管理嚴格程度也有差別。譬如，環保署對於自來水中存在的人類和動物糞便中的大腸桿菌（E. Coli）十分警惕，要求超過五萬名顧客的水廠每月至少檢查六十次，超過二百五十萬顧客的則更是每月要檢查四百二十次，也就是說一天就要檢查十次以上。瓶裝水卻沒有這樣的規定，一九九一年法國名牌巴黎水（Perrier）的污染醜聞只是瓶裝水污染事件之一。

格萊克更為不滿的是瓶裝水公司花言巧語、矇騙顧客的伎倆。比方說，他們的水源明明來自佛羅里達、新澤西或其他州大城市中的自來水，卻在商標、廣告中煞費苦心，標榜是從「雪原冰川」的亘古靈泉裡提取的。

更有甚者，如今還有很多吹噓瓶裝水神奇藥效的虛假廣告：什麼加氧水、減肥水、結構重塑水，彷彿喝了馬上就能返老還童，消除所有健康危機。事實是，這些承諾不但無法實現，它們的所謂「科學根據」也都是無稽之談。

而且，根據作者的說法，無數次科學試驗都證明消費者根本無法分辨自來水和瓶裝水哪個味道更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有的被測試者更喜歡自來水的口味，並且瓶裝水的價格越高，喜歡它口味的人往往也越少。

當然，作者抨擊瓶裝水還出於環境保護的考慮。美國不少瓶裝水公司都建立在缺水的沙漠地帶，比方說加州、得州，對於當地的水資源是極大的浪費。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生產用來裝水的塑料瓶會消耗大量的石油。三十個一公升的塑料瓶就要使用三公升的汽油，並且美國人對於回收使用這些塑料瓶做得馬馬虎虎，常常是一扔了事，最後只是埋在地下垃圾堆中。

作者甚至聲稱，中國購買大量的塑料水瓶，然後穿越大洋運回去，加工改造後再製成其他廉價商品賣到美國，因為從經濟角度上看這樣做非常合算。

本書顯然是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一家之言。作者本人據說從不購買瓶裝水，而是直接飲用自來水。可是，消費者接觸一下這樣的「陰謀論」也大有好處。因為這至少能讓我們體會到自己的飲食方式對於環境、健康各方面的影響舉足輕重，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相應地提高警惕和自省的能力。

馮進

馮進

日月如梭

向來客提及。並獨自思考，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上：當年的理想是什麼？它最後演變成了什麼？為什麼當年那麼多優秀青年，社會精英，為之前赴後繼的理想最後全是一場虛幻？

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當年全世界的思潮，那麼多文化巨匠都急流勇進：羅曼羅蘭、紀德、蕭伯納、辛克萊等等都站到這一陣營。這裡，的確有時代的必然原因。而不像現在許多人推測，一開始就有陰謀，（很多都是學習上的尖子）。問題是，誰背叛了理想？誰使理想的信徒蒙受了如此屈辱？誰之罪？這樣不斷地思想，使答案不斷地接近歷史真相，它更有宏大的歷史背景，有更深刻的判定的，它不脫離當時的環境。不把當年的歷史環境說透，不把當年全國人民的思想狀態說清，現在的人們就會問：你當年為什麼要那麼做？我想，這個問題在中國百姓中具有極大的普遍性。

在《回歸五四》後序裡，父親將當年嚴酷地責己而不是懷疑的思想改造過程做了詳細回顧，表示應擔負一份沉重的責任，其中有幾大段十分沉痛，他對那當年改選的標準，現摘錄一小段：而改造的標準，真理的標準，都是實踐，集中到最高的實踐，即共和國的政體，無產階級政體的政策與策略。我本是由來地這樣相信，後來是願意這樣相信，後來是大力說服自己這樣相信。所謂「胡風集團」，包括我自己在內，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團」，我思想上無法接受，然而，不敢懷疑。懷疑心情剛有一點曲折流露的《說「難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悉，他指出這就屬地地警告了我：「對這個定案不容許有一點懷疑。由於《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革三改而成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材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段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各樣，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拔我救我慰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本書的編輯出版，也是向歷史把這份沉重的責任永遠銘記下來。」

這篇後序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稿，一九九八年二月定稿。那一年多的日子裡，他終日埋頭於這篇稿子，那伏案的背影，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人與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像一顆光耀奪目的璀璨明珠，鑲嵌在紅土綿延的雲貴高原。它是春城昆明的母親湖，無私地付出，養育了天地之間的芸芸眾生，用壯麗秀美的身軀，庇護着多少心靈的安寧。生於斯，葬於此，是身後理想的歸宿，而一些文化人墓，就點綴在滇池畔。

聶耳墓在滇池上的西山之巔，這是環滇池地勢最高的墓葬之一。聶耳是昆明人，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日本鶴沼海濱溺亡，兩年後骨灰帶回故鄉，安葬在西山山坳，當時僅有一塊簡陋的墓碑標明墓主人的身份。一九八〇年，聶耳墓遷葬於現址，墓區建造得大氣、考究和藝術：漢白玉的聶耳全身雕像佇立在松柏環抱的綠蔭中，身披燦爛陽光。月琴狀的墓地，發音孔處恰好是墓穴，屏風式的墓碑，前面刻着郭沫若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背面仍是郭氏撰寫的墓志銘。墓座上用漢白玉精雕細刻的花圈，表達不盡哀思。二十四圍圓石料呈音波狀鋪在四周路面，寓意聶耳英年早逝的生命和震撼人心的音樂旋律。墓後反映萬眾一心、抗日救亡的大型浮雕讓人熱血沸騰……

聶耳生活在民族危亡時代，貧窮、壓迫、異國鐵蹄的踐踏使他不堪忍受，他接受進步思想，走上藝術救亡之路，「去做革命的音樂」，用鏗鏘有力的音符，喚起億萬大眾一起衝鋒陷陣。一九三三年，聶耳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達到了創作的高峰，短短兩年內譜寫了《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大路歌》等三十多首歌曲，其中《義勇軍進行曲》建國後被定為國歌。如今，每天清晨在天安門廣場，在奧運、亞運頒獎儀式，升國旗，唱國歌，炎黃子孫引以自豪！

與滇池隔區相望的雲南師範大學校園，迄今完好保留着不少原「西南聯大」的遺迹。穿過地面鋪着「西南聯大」歷史的浮雕，來到一座水泥築成的長方形墓塚前，見墓碑血紅隸書，知道是聞一多衣冠塚，眼前閃出一位清瘦有神，長髮蒼蒼，架着眼鏡，長袍在身，錚錚鐵骨的文化人形象，就會想起《紅燭》、《死水》、《七子之歌》等詩篇，「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在七十四年後澳門回歸祖國時，這首詩被譜曲傳唱，響徹華夏。

這座衣冠塚簡陋、普通，甚至有些寒酸，與他在「西南聯大」後期的貧困生活極為相似，一度以刻印手藝補貼家用。墓前石階上一把長劍浮腫，猶如他的思想和筆，刺向黑暗和妖魔，是他寧折不彎性格的象徵。他是教授、詩人、也是戰士，積極投身於反內戰、反獨裁、反飢餓、爭民主的學運潮頭，因而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特別是民主人士李公樸被暗殺，好心人勸他避一避，他沒有退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義無反顧地參加悼念李公樸的大會，悲憤激昂地進行了《最後一次演講》，會後在家門倒在特務罪惡的槍口下。聞一

滇池風光



（資料圖片）

人生在

我總想過個安靜的日子，自由地活着。因為人類的分工越來越仔細，越來越離不開他人。梭羅跑到瓦爾登湖生活了一段令人羨慕的低碳生活，可他還是忍不住寂寞，遠離了湖畔。

問題是，當年的梭羅還可以到瓦爾登湖去生活，而我們今天能夠到哪裡去——到哪裡去開墾土地？到哪裡去捕魚？就連蓋個小木屋也不大可能。

我會經常想有一間鄉村小木屋，養一頭牛，幾隻羊，幾隻雞，幾隻鴨，外加一把獵槍。這可能嗎？現實打嗎？一是沒有地方讓你去。即便有地方，你還得自己蓋。二是即便允許你搭建小木屋，你還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嗎？或者說你有足夠大的社會地位嗎？你有的擁有足夠大的社會地位，你還能夠自由地生活在你的小木屋嗎？所以，人是自由的。社會發展越快，文明程度越高，人越不能得到自由。因為人已經不是個體，更多的是社會的屬性。說實話，我想自由地活着，吃得簡單一點，喝得乾淨一點，睡得踏實一點。可是我的牽掛太多，上有老媽子，下有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兒女。

我想自由地活着，可是我不能自由地活着，所以，我時常痛苦，時常牽引自己的頭髮，想從地球上跳開去。跳來跳去，我還是在最原始的位置。

活着是為了追求自由

自由地活着是很困難的。所以，追求自由就成了很多人此生追求的境界。

一年來，我的心情一直不舒暢，都是拮据惹的禍。一個生活了很久的地方，自然產生依賴性，因為有外在的驅使，更有感情，當然不願意離開它。何況還有在利益的驅使，更不願意離開。拆遷是無情無義的，但沒有辦法。閒暇時便思考自由的問題。

人類為了追求自由，作出了巨大犧牲，甚至不惜生命。追求自由，是因為感覺不自由，而不自自由主要源自於兩個方面。一是限於對自然的認識，常常遭遇自然的懲罰；二是形成人類社會之後，有了等級差別，人與人之間存在着鬥爭——為名，為利。因此，人類社會從一開始起，就不是自由的。追求自由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自然使然。

在有階級的社會裡，人是不平等的，人從來就沒有平等過。處於弱勢的人群，總想爭取更大的自由，獲得尊嚴。而這個過程往往與他人發生矛盾或衝突，甚至會被破壞他人的利益，於是社會逐漸形成公德、哪些事可為，哪些事不可為；於是社會便誕生了法律，來約束東人類的行為。這兩種法律保證了社會的進步與文明，社會也因此而基本有序。

不過，人生來是自私的，有慾望的。因此，人還是不平等的，不自自由的。追求自由是人類正當的活動和慾望，無可非議。很多人只想像自由地活着，並不想去侵犯他人的最高境界——誰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呢？幾乎沒有。我的天性或者說遺傳秉賦，讓我與許多人不一樣。在別人看來，是性情懦弱，缺乏追名逐利的能力，其實

方竹

父親極端認真，「認死理」，是一個能頑固地站在作廢了的站牌前，眼看著這路車一輛輛開過不停，依然堅守原地，一小時還堅信車會來的人。

於小兒的拖沓很不高興，但絕不讓步。

父親也以這樣認真、態度嚴肅地挖掘自己的思想，結合當年痛苦的思想改造，寫下了幾萬字的《回歸「五四」後序》。

父親晚年總在思考，他很欣賞一位無名思想家的幾句話：

少年時什麼都信，就有了幻想；中年有信有不信，就有了理想；晚年有大片懷疑，只有一點點相信，就有了思想。

朝鮮漢詩

清代王漁洋在《池北偶談》中，記載康熙十七年，清政府派一侍衛到朝鮮採詩，隨行孫致瀾歸後撰《朝鮮采風錄》，乃採詩結集。王漁洋從中選取了部分朝鮮漢詩於《池北偶談》一書中。這些詩的風格韻味可與唐詩媲美，如果把它們放在唐詩中，分不出它是朝鮮漢詩。

先看金宗直一首《仙槎寺》：「偶到仙槎寺，巖松掛樹秋；鶴翻羅代蓋，龍蹕佛天游；細雨僧縫衲，寒江客候舟；孤雲書帶草，獵獵滿池頭。」這詩完全可以與唐人五言詩媲美，而且形象生動。魚無跡《逢雪》：「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力，渾欲冷吟髭；落日無留景，棲禽不定枝；漁樵歸背興，應與故人期。」這首詩的形象與場景，與中原詩人的詩不分仲伯。權應仁《山居》：「結屋倚青峰，攜瓶盡碧溪；徑因穿竹細，藤為見山低。枕石中黏餅，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到，閒味在幽思。」讀這首詩，讓人感覺形象之親切，都是我們在古詩中經常讀到的形象，但這首詩寫得非常棒，可以與陶淵明、王維媲美，放在唐詩中也是上乘之作。金流《寄友》：「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迷；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前身老，王粲登樓賦遇遲；想得天涯回首白，那陽江上夕陽低。」還真有點詩人李白的味道。這首詩讀起來更親切，不，不只是詩的形象、連歷史人物典故都是中國化。鄭之聲《留別》：「細草聞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染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讀這首詩更親切，自然讓人想到王維「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崔慶昌《探蓮曲》：「水岸依依楊柳多，小船遙聽採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金淨《江南思春》：「江南殘夢日惺惺，愁逐年華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皆有唐詩風味。朝鮮漢詩中還有《武陵渡》、《斑竹淚》取材於中國歷史文化傳說的詩作，可見中國文脈相滲。

中國古代的詩歌中，題材廣泛，其中宦海抒懷便是一類。朝鮮漢詩中也有這一類內容的詩作。柳永吉《福泉寺》：「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榻傷邊菽，烏帽欺人二十年。」同樣有中原文人情志。鄭知常《醉後》：「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聞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同樣有中原文人情趣。金宏彌《抒懷》：「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生涯事，成項煙波數重山。」宦海沉浮情感可見。朴淵《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跡詩三十首遺田儀書》中的第五首：「高句驪起漢漢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恨恨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詠史之作完全是中國歷史文化之傳承。鄭道傳《嗚呼島甲申橫》：「曉日出東海，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時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衷；白髮豎如雪，凜凜吹英風。」田橫是秦末原齊國貴族。自立為齊王。漢朝建立，田橫率部屬五百人逃往海島。漢高祖召田橫，田橫羞於稱臣，於途中自殺。其部下聞之全部在島上自盡。這首甲申橫詩寫得非常凝重，「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氣概非凡。

朝鮮漢詩中國一衣帶水，為夏朝箕子封國。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時代，其中高句麗大半國土在鴨綠江這邊。歷史上曾經歷過新羅聯合唐軍滅亡百濟、唐朝大軍三征高句麗，中國與朝鮮有不解之緣。明清時為中國的附屬國。

東西走廊



李業成

李業成

李業成

李業成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